



日暮

华雪娟

高衙内与董平(上)

□夏俊山

文
史
边
上

把高衙内与董平拉到一起，是因为他们见到美女，都死缠烂打，不肯放手。只不过，这两个人追女人，方式手段不同，品行也有高下，在不少读者心中，他们的形象也相差甚远。

先说高衙内。读《水浒传》，很多人都痛恨他。仗着干爹是高俅，高衙内整天与一帮混混在一起。某一天，看到林冲的夫人很漂亮，竟毫无廉耻，拦住调戏。此人无疑是流氓恶少，是人渣！

但是，坏人也有程度差别。高衙内是高俅的儿子，却没有凭着“官二代”的身份谋权。清代权臣李鸿章的说法，“天下最容易的事，便是做官，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，那就太不中用了。”李大人的观点也有例可证：好赌、好酒、感到杀人快活的李逵，不仅在寿张县乔坐衙，过了一把官瘾。后来当了镇江润州都统制，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官员。不识字，喜欢滥杀无辜的二愣子都可以当官，高衙内做一个管文艺的官应该够格。再说，那些战场上的勇士，论功行赏，可以赏给官职，却不可以赏给医生、学者等职务，为啥？因为医生、学者需要相应的知识专长，而做官好像啥都能做，而且什么官都能做。能不能做官，最重要的是机会，以及人为设计的“杠杠”，例如看家庭成分，或者看文凭。这些，对高衙内而言，当然也不是难题。老爸是太尉，家庭成分绝对可靠。文凭嘛，跟老爸说一声，花一笔公费，什么样的文凭没有？高衙内玩乐是内行，就当管文艺圈子的官。这个圈子美女多，到时候还怕没有美女投怀送抱？但高衙内只是整日带着一帮子狐朋狗友，拿着弹弓、吹筒、黏杆，到处寻开心——他没有谋权、弄权，这样的衙内，说到底只是个小混混，并不是很可怕的。

高衙内调戏林夫人，《水浒传》第六回有两段文字：“胡梯上

一个年少的后生独自背立着，把林冲的娘子拦着，道：‘你且上楼去，和你说话。’林冲娘子红了脸”“当时林冲扳将过来，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，先自软了。高衙内说道：‘林冲，干你甚事，你来多管！’原来高衙内不晓得他是林冲的娘子；若还晓得时，也没这场事。”高衙内好色，但他要流氓，还是有分寸的，他只是“拦着”美女，并没有动手，况且，他也不知道眼前的美女是林夫人。此后，没有妻室的高衙内在“府中纳闷”了三两日。为一个女人发痴发呆发闷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高衙内号称“花花太岁”，其实是“酒糟鼻子不吃酒，徒有酒名”。陆虞候火烧大军草料场，在土地庙前有一段对话：“一人道：‘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，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。’另一人道：‘……张教头越不肯应承，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。’”这二人之间的对话，透露出的信息就是：高衙内用情还比较专一，他没有强抢林冲夫人，只是相思病渐渐加重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高衙内真是“花心大萝卜”，他可以依仗高俅的官威财产，以谈对象为名，“不断换新娘，夜夜入洞房”，何至于始终盯着林夫人？依法判罪，高衙内充其量只是个小流氓，大概以管教为主，或者坐牢一两年。

高衙内作为“官二代”，他从未高喊“我爸是高太尉”，也没有卖官，更没有杀人。他的老爸是皇帝的红人，如果卖官，高衙内只要不拒绝，跑官要官的人会络绎不绝，送黄金白银、送古董珠宝，只希望他在老爸面前说几句，但他没干这些。要是杀了人，他也可以让秘书、跟班、轿夫顶缸，或者赔一笔钱封口。这个钱说不定有巴结高太尉的下属或下属单位出呢。至于陷害林冲，欲置林冲于死地，那是高俅、陆谦等人的主意，跟高衙内本人关系不大。高衙内是坏人，但算不上大坏人。

花锈

□王晓俊

疫情渐远，整个正月慌乱的心才拾掇好。春天里，去看花吧。天依然蓝，花依然开，我们还是我们。

湖边有不少白玉兰，花期过了，地上落满了花瓣。姿态高远的白玉兰，被我们遥不可及地观赏和仰望后，回归到地面，它与我们之间的隔阂，神奇地消失了。

我发现，很多丝绒般质地的花瓣，皆会生锈。比如这落了一地的玉兰花瓣，上面锈迹斑斑，锈斑是丝状的，闪电般蔓延开来。

类似的还有栀子花、桂花。祖母在世时，整天为生计操劳，却还保有一份烂漫的小女儿心。栀子花别在纽扣眼里，桂花用头发丝串成手镯戴着，香气便会缭绕周身。只是它们花期不长，才一天就“锈”了，只有香气隐隐约约地留下来。

花期长的也有。绣球花会开一整个夏天，它的“锈”起初是斑斑点点的，到最后，整朵都锈掉，依然是完好的一朵花形，只是成了干枯的颜色。很多花店剪下它来，插在花瓶里装点门面；山茶花从冬天一直开到春天，是庄重的红与轻盈的粉，世俗又

艳丽。它的“锈”，却是从花萼处开始的，花朵又重，整朵“啪”地落下，颜色却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鲜艳。

那些容易生锈的花，花瓣总是厚实的，像沉重的心事，人们便格外怜爱它们，总是趁着它们还未“锈”掉之前做点什么。我曾挑品相好无瑕疵的白玉兰花瓣，用钢笔在上面画仕女头像，笔尖轻压在质感的花瓣上，有一种奇妙的嵌入感。也曾把李商隐的“二月二十二，木兰开坼初”写在花瓣上，但是很快，那些笔画洇出了锈迹，有一种植物与金属碰撞的铿锵的壮烈。我的祖母收集新鲜的白玉兰花瓣，则是用来做小食的。裹上面糊放油里炸，是酥炸玉兰片；焯水后用糖汁腌渍一宿，便是糖渍玉兰了。屈原怎么说的？“朝饮木兰之坠露”，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味儿吧！祖母是不会吟诗的，只是说，把白玉兰吃到肚子里，它就不会生锈了。

还有的花，不给自己生锈的机会。那些花，花瓣总是轻薄的。桃花杏花开了，风雨斜斜筛下来，便纷纷扬扬地飘落了，梨花和海棠再热烈

带一束花去旅行

□黄晔

途经昆明。

因旅程还未过半，我不可能像那些来昆明的朋友们一样，大肆采购心仪的鲜花，只能无比遗憾地与那些花儿擦肩而过。对于从小就喜欢花花草草的我来说，这无疑是很难解开的一个结。

入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集贸市场。去酒店时我已经注意到，市场门前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鲜花。离开昆明那天，去附近的米线馆吃早点，途经市场时，没看到卖花的小贩，我在心里暗叹一声：看来真是无缘，连看一眼满车的鲜花都没机会了。

上午参观西南联大旧址，这是我们几个老文青的昆明情结。再回酒店时，远远地，我的心就怦怦跳得厉害，我又看到了市场门口那一车花儿。

快步走过去，用眼睛爱抚每一朵花，询问价钱，舍不得离开。不得不离开，才两步又转回去，抽出一束红艳艳的火龙珠抱着，说：我就买这一束，这小红果果能放很长时间的呢。

抱着花儿赶回酒店，我先生说：

看你，买了一束花就是心满意足的模样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他拿出手机说：来来来，给你和花儿拍张照片。立刻拍下了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的丑样，还连说好看，值得留念。

上车后，我小心地把花儿放在后排两个座位中间的位置，用其他物件左右顶住，固定好。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：昆明情节之二——不买花白来昆明。旅途还未过半，又多又便宜的花儿只能看看。满足买花的瘾，又给车内添点颜色，一举两得，多好。

不多时便引来众多评论，有人夸我真是爱花成痴，有人想起自己到昆明买花的经历，有人询问花名，还有人说不如把花快递给她。我得意地暗笑，她哪里知道，我要带一束花去旅行，这不是别有新意？看着花儿，再看窗外让人惊艳的景色，心情真是好得要飞起来。

爱花之人不会亏待每一枝花。中途休息时，我会拿出来给它喷点水。每次到酒店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

中草药的温良谦和，收敛住某些植草的太过张狂另类。令你新异，慢慢接受，缓缓喜爱，是蒿儿的本事。

除了文艺骚年的身份，苏东坡还是资深吃货一枚。都说君子远庖厨，对于苏东坡来说，远离非但不可能，他还才华与厨艺俱佳。最让后世文人难以企及的是，苏东坡不仅亲自下厨，还创制出了诸多名饌。东坡有云：“烂丞香芹白鱼肥，碎点青蒿凉饼滑。”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将青蒿写得艺术且味美，种种所以让我深信，那个年代东坡笃定拥有诸多女粉丝。

韩愈有诗云“韩子稍好黠，自惭青蒿倚长松。”以青蒿喻自己，长松喻孟郊，小弟对大哥的谦逊敬重，又有自诩的禀特清格。韩愈与长他十七岁的孟郊诗歌主张和风格比较接近，共同创立了“韩孟诗派”。他俩深交二十二年，是彼此雪中送炭的真朋友，可知，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呢！

蒿儿味苦，与其他很多苦味儿的野草一样，也是可以入药。《五十二病方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医林纂要》等医书中均有记载，青蒿有退虚热、清热解暑、截疟等功效，可以治疗阴虚火旺、蒸骨潮热、疟疾、湿热黄疸及温病

闹闹地上场，还没来得及回味，繁华又转瞬即逝。这些花儿有力地开，张扬地谢，像瞬间的爱，才不会一点点锈蚀着折磨自己，所以看花人也不感悲伤。只有黛玉舍不得，要葬它们。

很多事物都会生锈，人也是吧。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手上的疤痕，深藏在鱼尾纹里细小的老年斑，牙齿上逐渐扩展的蛀洞……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消耗，谁都无法抗拒这个氧化的过程，把皮肉用旧，慢慢有了生锈的颜色。

于是街头出现另一种“锈”，绣眉，绣唇，绣眼线，在后脖颈绣一朵玫瑰。“锈”这个字很文艺，我却觉得千锈万锈也抵不过时间给你的“锈”。何况，杜拉斯都说了，“与你年轻时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。”她爱的，是容颜背后一颗不锈的心啊！

疫情过后，我们又不是我们。想想看，我们经历了一个怎样慌慌张张的春天，又是有多久没有好好去看花了？再等，还得一年。而一年，是如何的漫长与无奈。可至少，花儿不像我们人类这样嫉妒和欺诈，这便是我爱花的原因之一。所以，我愿意等，等花开，等花锈。

是把火龙珠拿到卫生间，迅速补水，怕它缺水太多，我在洗脸池放上满满一盆水，把长长的花茎斜着全部浸泡进去，不多时它就又精神抖擞，光泽亮丽。

坚持买花的是我，爱花的却不止我一个。

那天早上出发前，我看到同行的老戈拿了一个空矿泉水瓶，又从背包里拿出水果刀来，齐齐地切掉上半部，我立刻就猜到他的意图——他是给花儿做了一个简易花瓶。这样，路途中也能保证水分供给。我先生每到酒店房间，都会帮着我找最合适插花的容器；在车上，老戈的妻子我的闺蜜也惦记着保持花束不被挤压不歪斜……

这小红果也真是解语花，陪着我们一路从昆明到大理再到丽江，然后到香格里拉，再到四川巴塘县，足足一周，几乎是和在家里插瓶差不多的时间。

旅行结束后，我想起留在巴塘的那束火龙珠，心中有很多感慨。总有人谈论旅行的意义，我以为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安放一些小小的情怀，比如，对一束花的热爱。

后期、暑热外感。说到青蒿入药，必须提及一位以诗经名句命名的女科学家屠呦呦。《诗经·小雅》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”，屠呦呦的父母以诗经名句为女儿取了这样一个特殊名字，期待女儿一生像鹿一般和雅自在，冥冥之中将女儿与诗经缔结了神奇缘分。屠呦呦研究抗疟药物几十年，终于发现青蒿提取物可以有效抑制寄生虫生长。翻阅大量文献之后，唯一一篇关于使用青蒿减轻疟疾症状的文献——东晋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映入眼帘：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。”中医的献礼赐予她灵感，果然，在使用较低温提取方法之后，提取物的抗疟活性大大提升，这个活性成分就是“青蒿素”。屠呦呦的父母绝对不会想到，自打取名儿那天，女儿与“蒿”的不解之缘如此悠远漫长，付诸毕生“食野之蒿”功德事业，挽救全球数百万生命，还因为蒿儿登顶华冠——成为首位华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。

迎接难得回乡的我们，我的好堂姐，将她日常看到青蒿之地的蒿儿掐遍，将她所能想到的地儿寻遍。桑田阡陌，蒿儿的踪影却是越来越少见，若我们同龄相仿的堂姐终年田间劳作，也是愈发槁凋了。

玉
兰
一
瓣

走
马
天
下

心
窗
片
羽